

通渭的风里,今天该是裹着秦腔的韵了。朋友圈刚发出去通渭的秦腔节目安排,在天津定居的同学就迫来评论:“三天不吃饭,也要看安万。”隔着千里屏幕,我仿佛能看见他说这话时眼里的光——那是西北人骨子里藏着的对秦腔的执拗与热爱。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刷手机时偶然点开了一个秦腔视频。唱歌的人叫安万,甘肃会宁人,人称“西北秦腔王”。安万的打扮是常见的素色戏服,舞台也只是简单搭起的木台。突然,他扯着略带沙哑的嗓子大喊一声:“老娘呀——!”这一嗓子像块被岁月磨亮的巨石,“咥当”一声砸开了我关了很久的心门。那阵子,安万剧团在西安的演出在手机上刷爆了屏:我不懂唱腔,也不懂演技,更算不上秦腔迷,却被视频里观众的热情共情深深感染,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安万在西安的演出现场,甚至形成了“安万西安一声吼,三秦大地万人哭”的壮观场面——几万人、十几万人从城郊的庄稼地、城里的写字楼涌来,挤在戏台周围的土坡上、脚手架旁,因安全问题被一次次叫停,这样的盛况,实在空前。

安万的戏,就带着这样一股韧劲。台上花脸武将转身时,腰间靠旗扫过台板能带起一阵风;台下看客棉袄上落着雪,呵出的白气混着“好!”“再来一段!”的叫好声,在戏台上空凝成一片暖云。谁都知道剧团走南闯北不易——装台时被钉子扎破手,赶路时在结冰的路上打滑,可只要锣鼓一响,那一百五六十号人的精气神就立刻提了起来,仿佛戏里的忠勇侠义,都顺着嗓子眼里的调,淌进了他们的骨缝里。

“我不是西北秦腔王,西北的秦腔才是王。”这是安万说过的话。我看过的一部纪录片里,安万出生在甘肃会宁的山村破窑洞,因为脸部患有先天性血管瘤,他从小就被不少小伙伴瞧不起,甚至遭遇无缘无故的谩骂。在他的童年时代,几乎没有愿意做他的朋友,他总是自卑地躲在角落。童年的夏天,他常常钻进村子附近小河

■我的非遗故事

旁的芦苇丛,“驴是我最好的朋友,狗是最好的朋友……没人敢摸我的脸,但夏天的风吹来的时候,芦苇摸我的脸,让我感到温暖……”村里耍社火的戏台,是安万第一次上台。安万的舅爷爷给他化小丑妆,化妆后,其他人都认不出安万了。油彩遮住了安万的缺陷,让他可以自信地做自己。戏曲行当常说“唱戏的人要三才出众,头一才就是相貌,即相貌端正”,可安万12岁开始左脸逐渐凸起,前辈们眼里,“天生花脸”的他“头一关”都过不了,没有唱戏的命。安万不信命,秦腔是他的救命稻草。没有人能够想象,未来的安万的秦腔,可以唱到万人空巷……

同学说“三天不吃饭也要看”,我信。在西北,秦腔从来不是消遣,而是日子里的盐——缺了它,寻常日子就少了滋味;是苦里的甜,在黄土地贫瘠里长出的精神庄稼。就像安万,把自己半生的坎坎坷坷都揉进戏文里,一开口,便是攒了几十年的故事。今天他在通渭的戏台上演着窦娥喊冤的悲怆、吴汉反叛王莽的决绝,台下的人却在他的唱腔里,看见了自己春耕时的汗、秋收时的累,看见了蹲在田埂上啃干馍馍的自己。

我同学还说“西北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血脉共鸣”,我也信。年轻时总觉得秦腔“太土”,吼得人耳膜疼,不如流行歌曲精致。可过了些年纪,听着那一声接一声的吼,倒像是听见了父辈扛着锄头走过山梁时的喘息,看见了从黄土地里长出的韧劲——明明被风沙吹得裂了口,却还是要春天种下种子。安万的戏里,有吴汉的悲壮,更有他自己的不屈——那些没处说的苦、没处诉的难,全藏在唱腔的抑扬顿挫里,唱给台下的人听,也唱给自己听。

安万来通渭

郑淑霞



屏风之上的秦腔脸谱

其实我知道,昨晚那条朋友圈,一定勾起了我同学对家的想念。在天津吃惯了海货的鲜,夏天的梦里却总飘着家里的浆水香;听多了相声的逗乐,某个瞬间却突然想听一声秦腔的嘶吼——那声音里有黄土的厚重,有寒风的凛冽,有爹妈在村口目送他离开时,攥紧又松开的手,和没说出口的牵挂。

今天的通渭戏台,该是格外热闹的。红氍毹上,老生的髯口扫过台板带着细尘,花旦的水袖翻卷如浪;锣鼓声里,一百五六十号人的日子在戏

回家

吕学敏

阳从葡萄架里渗下细线。“奶奶,听说你小时候是个大美女呀?”小万和奶奶开玩笑。“什么美女?我的辫子大,人说我眼睛好看。”奶奶口音明显有别于当地,但口气里对自己曾是美女很骄傲。

老人的老伴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因为病。有个女儿出嫁在几十里外,还有个儿子,脑子有疾,仅知饥饿,没有上学。家里的用度基本上靠低保和女儿的贴补。虽然过着这样的日子,但老人银丝不乱,开朗善语。因为光景过得很愁索,自从嫁到这里,老人没有回过自己的娘家。后来她隐约知道,她跟着香油担子跑了,自己的母亲狠哭过,父亲对着后山的竹子发疯般咬牙。她的父母去世时她也没能回去。

“奶奶你想回吗?”“孩子,怎么不想回?听说我的哥哥也走了,两个堂哥也走了,两个妹妹,走了一个,就是想见另一个妹妹。见了,我死时也知道我的那个亲人长成啥样了。”两行老泪从老人纵横的

里活了过来——他们把装台时磨破的手套、赶路时冻僵的脚,都变成了戏里的铠甲与柔情。台下的看客中,或许有像我同学这样打心底盼着这场戏的人,或许有操劳半生的庄稼人,裤脚还沾着泥土,就等着这声秦腔,给自己被日子磨钝的心,添点滚烫的滋味。

毕竟,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是西北人揣在怀里的念想,是苦日子里熬出来的甜。就像安万,把自己活成了戏文里的英雄,也让更多人相信:哪怕命运再苛待,只要肯扯开嗓子唱下去,日子总会有亮堂起来的一天。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长辈们总爱搬着小马扎去看戏。上小学时,我们村每年十一月初五都要唱戏,一唱三天四夜。戏台就搭在校园里,我们早上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耳朵却早被墙外的锣鼓勾走了魂;下午一放假,书包都来不及放,就光着脚跑到戏台边占位置。那时候多盼望唱戏啊——不光能不用上学,家长还会特意给几角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叫“韭叶香”的方便面,四角五分钱一包。每次我妈都会给我和弟弟一元钱,买两包正好九角,剩下的一角钱,我们就买半茶碗黑枣——那黑枣皱巴巴的,咬开却甜得很,核儿小肉厚,可香了。那时候唱戏的,都是本村或邻村的村民,没什么像样的行头,可敲起锣鼓来,比谁都精神,吼起嗓子来,能震得戏台顶上的瓦片响。如今,村里的戏台修得比之前气派多了,刷着红漆,装着彩灯,我却已经20年没去过了。戏还在唱,只是现在也开始请外面的专业人士唱了,看戏的也只剩下村里的留守老人——他们搬着小马扎坐在前排,听到熟悉的调门,浑浊的眼睛会亮一下,像落了星子。村里的学

校也撤了,空荡荡的院子里,再也没有背着书包跑向戏台的孩子了。

后来DVD流行起来,大家又迷上了在电视上看戏。那时候村里有电视的不多,有DVD的更是只有大伯家。农闲时节,街坊邻居就都挤在大伯家的炕沿边看戏。《铡美案》里秦香莲的哭腔、《狸猫换太子》里的紧张、《窦娥冤》里的悲愤、《杨门虎将》里的壮烈……我们那时候分不清秦腔和京剧,只知道那是“戏”,是能让人忘了时间的好东西。姥爷每次来我家,爷爷总会拉着他去大伯家,姥爷最爱看《杨门虎将》,看到穆桂英挂帅时,他总忍不住跟着哼两句,手指还在膝盖上敲着拍子。去年夏天,他走了,再也没机会听戏了。要是他还活着,这次我一定会带他来通渭县城看安万唱戏——安万唱穆桂英时,说不定他还能接上两句呢。

现在我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宝跟着爷爷看了几次戏,也迷上了看戏,我们叫戏,他把戏叫“大刀”,每次都说“蛋蛋要去看大刀”。有一次,他一大早就跟着爷爷去邻村看戏,一直看到下午6点才回来。炎炎烈日下,他就坐在爷爷的草帽底下,小脸晒得通红,却连眼皮都没眨几下。中途还打电话给爸爸,奶声奶气地说“‘大刀’可好玩了”,还说爷爷带他在戏场里吃了羊肉,电话里都能听出满足的咂嘴声——那语气,像极了当年攥着几角钱,站在戏台边啃方便面的我。

原来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从戏台传到电视,从村民唱到安万这样的角儿,可藏在秦腔里的念想,从来没变过。那是对“热闹”的盼——日子再苦,总得有锣鼓响起来的时候;是对“念想”的守——不管走多远,总有些声音能把你拉回故乡。就像今天通渭的风,裹着安万的唱腔,也裹着一代人的日子;有我小时候的黑枣香,有姥爷哼过的调子,有大宝戏场里吃到的羊肉,轻轻吹着,吹过黄土地,也吹过每个人的心头。

(作者单位: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法院)

娘家了,有的送来了鸡蛋,有的让把一篮子苹果捎回去尝,有的竟给老人买了新衣服。老人高兴地站在镜子前只是抹泪。

是个小车。检察院的。走过很长的高速路,路边坡上是青林茂密。老人问,这里原来是黄土,风来了那么弥眼,这些树是谁栽的?前面的司机说,政府。

车上老人的傻儿子也贴着玻璃看外边,很兴奋,傻傻地说,这车比村里的驴子快多了。

车子一路顺风,越过很长的隧道,陕南的山水一下子竟和老人那么近,老人的眼里溢着泪水。

小万问:“奶奶,高兴吧?”老人满手擦了泪,说:“高兴,一辈子了,高兴!”一下子把小万搂在怀里,“你是我的亲孙子”。小万的头发湿了。

后来听小万说,他给老人掏的钱,老人回去买了香表,去她的父母坟前磕头祭奠,又去几个哥哥坟头烧了纸,找到了已经和她一样银发如雪的小妹。小万说,她们长得真像,像一对盛开在陕南山水间的两片秋日颤动的红叶。

他按下了相机快门,有了那张照片。身后是老人家乡满山的青翠和漫天悠远的云彩。

(作者单位: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检察院新区检察室)

■检察诗人作品展

难以言述的物事

(组诗)

卢苇秋

映山红

鸡叫三遍
鸡冠子就通红了
就面红耳赤了

没人愿与他争吵
是他厌倦了长夜
压抑久了
关键时刻必须
鸣叫几声

这叫声恰到好处
瞬间颠覆
此起彼伏的长吟短吟
太阳翻过身来
占领了山顶

那漫山遍野被黑暗
淹没的花朵
瞬间如重见天日的
火炬燃烧
映山红映红了清晨的时空

她们于长夜珍藏的火种
终成燎原之势
铺天盖地,呼啸而来

白 鹤

风声鹤唳,我仿佛看见三尺宝剑
淬火的一瞬
所经之处,落叶纷披

纯净的白,白到了极致
白到了不能自持
便鹤立鸡群
慢慢收敛
翅膀与光芒
退而为浅水
细长的腿,顾影自怜

涟漪荡漾开来
不着一字的明眸暗齿
也是动情的叙述
在白鹤,以及白鹤的水面
我们是这般弱不禁风
直到与水,融为一体

白鹤翩跹起舞
终于振翅而去
仅留失语的我们
茫茫一水间,追寻着她们的踪迹

岩 羊

那只,一头撞进山岩的羊
转过身来
在岩上留下倩影
笑靥如花
漫山遍野的绿草
近在咫尺,又似乎遥不可及

昨天,他还在与另一只
身强体壮的羊,较量
头顶威武雄壮的武器
让日月闪耀,又让日月无光
大战一百个回合
却未见任何尘土飞扬
尘埃落定之后
他权作壁上观
极目远眺,威加四方

芳草萋萋
仿佛他战斗的伤口
隐隐作痛
他深知
在这不败之地
所有因格斗而受伤的草
终将直起身来

他从岩里跳下之后
将孕育出一个
崭新的草原

(作者单位: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检察院)



鸟掠青枝 张永生摄影

当洛阳城的雨裹着初夏的闷热,将王城大桥揉成宣纸上晕开的墨痕的时候,水墨写意,蕴藉无限。我的心像催涨的洛河水翻腾不已,打着旋吐露着蓝色的咏叹调,像西南高原那一湖湛净的蓝,肆意张扬浓得化不开的检察蓝情结。

太阳由七色组成,绚丽斑斓,检察蓝也是五彩缤纷,卓尔不凡。

肆虐的雨打湿我的眉睫,颤抖的心飞出一只蓝色的蝴蝶,一头麋鹿悄悄滑出梦的树林,在碧波万顷的湖边回头一笑,生命本色便定格在生生不息的蓝色底蕴上。于是,这抹检察蓝呈现出蓝色星球的生命本色,融化在“滇中碧玉”云南抚仙湖中。因为两位神仙巡查人间,沉迷此间,驻足并肩,屹立千年的历史传说,当我工作年龄结束时,便一脚路碎了抚仙湖的碧波潋滟,赞叹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 one 的生命永恒。这湖蓝有阿诗玛的娇艳善良,有孔雀胆的旖旎悱恻,秉天地仙气,撼云梦山泽,如同屈原诗下“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神,以孔雀翎羽般的深钴色蓝吞噬着所有艳俗。我不禁感叹,青春难回,湖水却千年不竭;秉持公平正义的检察之蓝,与天地同色,山高水长。

这抹检察蓝里亦为初色,包含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三角梅在岸边烧成紫红晚霞,抚仙湖层层叠叠的波浪拍打着远古的爱国情韵。清朝乾隆

年间名士孙髯翁一副《题昆明大观楼》,那“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的182字长联,写就了草天苇地,翠羽丹霞,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鞬囊的历史记忆,也让大观楼跻身“天下名楼”之列。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先忧后乐”的爱国忧民情怀,让岳阳楼荣享“江南三大名楼”之誉。如此,范蠡和西施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泛舟五湖,应该在抚仙湖并肩拉手,头戴靛蓝四耳帕,化仙此湖,腰肢一扭,此湖便有了浪漫旖旎和“百二秦关终属楚”“三千越甲可吞吴”的雄伟大气魄。抑或是贯彻以德治国的舜帝二妃娥皇女英从潇湘一路泣血垂泪化斑竹的静影沉璧。近40年检察蓝淬成满地斑駁,当年抱着案卷追捕嫌疑的泥泞路面,某年大雪封路时追赃的吉普车滑落路沟,起赃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金条,在法庭上突然痛骂的杀人犯,如蒙太奇一一闪过后,洒出了为国为民的检察蓝的赤色印记。

高原的风掠过发梢,抚仙湖波光粼粼,竹桨划开水天一色,碎银似的波

光爬上船帮,指尖触碰到的凉意顺着血脉漫进胸腔。抚仙湖的暮色里有人弹起月琴,弦音坠入湖心,漾开细密的波纹。我的皱纹里盛着的不是沧桑,而是30年窖藏的青春。我们这些被岁月打磨过的人啊,争相摆出18岁的姿态。晃动的葡萄汁摇曳出紫水晶,一大碗酒倒下去,吼出了“竹节虽空根连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比兴,那摇曳生姿的杜鹃幻化成办公室大姐的嫣嫣笑脸,远处的黄桷树变成大哥指间燃着的袅袅香烟,师兄拓在案卷上的温度,温暖了我案卷铁柜的寒光。一锅水煮鱼,让我们的爱那么沸腾,那些关于文学与理想、公平与正义的夜谈,终究和着酒气飘散在竹林深处,在恍惚迷离与莫名的感动中,依稀听到穿林打叶声声碎,铁马冰河入梦来。于是,那抹蓝里便有了橘橙色的味道,温暖宜人。

王城的雨越下越大,雨幕穿过抚仙湖水沁凉的记忆,跨过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庄蹻王滇,来到了王城千年的轮回,化作了龙门石窟的金黄色沉淀。“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其原因唐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号称龙城;南阳因刘秀发迹而

称帝乡;陈仓因神鸡化宝而为宝鸡,都不及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王城,给洛阳筑实了“十三朝古都”的根基。于是,那抹蓝里便有了深厚的金黄色历史底蕴。“城头变幻大王旗”,至尊九鼎,孔子问礼于老子,王城见证了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血雨腥风,经历了尊王攘夷、崇礼敬德的云卷风雷。这黄色是历史走向新生的必然,是青春勃发的厚积,琢玉镂金,剪霞裁风,是检察蓝背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色彩。《诗经·大雅·板》中说“怀德惟宁,宗子惟城”,《诗经·小雅·常棣》则言“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其中蕴含的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天下无论、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深嵌于检察蓝中。

子时的钟声剥离了青铜器上的锈迹,褪色的检察制服依旧挂在衣架上,一盆君子兰青翠欲滴。于是,那抹蓝里便衬出绿色的底料,生机盎然,朝气蓬勃。“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风穿过王城的检徽,新绿在蓝脊背上舒展。我的人生第60